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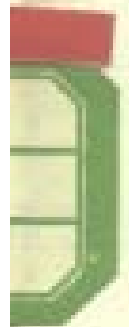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第1卷

人类理智新论

上册

〔德〕莱布尼茨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类理智新论

下 册

〔德〕莱布尼茨 著





2 020 8905 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类理智新论

上册

〔德〕莱布尼茨 著

陈修斋 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北京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2 020 8866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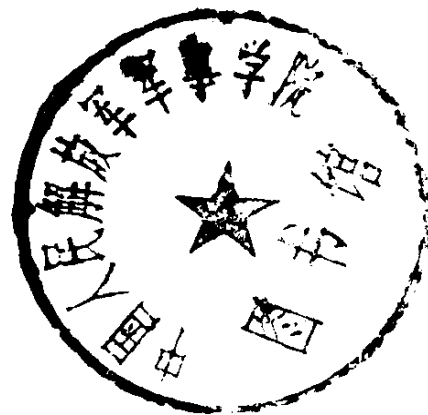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类理智新论

下 册

〔德〕莱布尼茨 著

陈修斋 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类理智新论

(全两册)

〔德〕莱布尼茨 著

陈修斋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2017·257

1982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525 千

印数 26,100 册 印张 24 5/8 插页 9

(60克纸本)定价：2.90 元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

译文据格哈特 (C. I. Gerhardt)编:《莱布尼茨哲学著作集》
(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von G.W. Leibniz 柏林,
七卷, 1875—1890)第五卷法文翻译。

本书提要

十七世纪, 西欧哲学界在认识论上爆发一场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大争论, 先是唯物主义经验论者弗·培根奠定了认识起源于经验的原则; 继而笛卡尔创导唯理论, 宣扬天赋观念说, 遭到霍布斯、伽森狄等的反驳; 到十七世纪末, 洛克以其《人类理智论》详尽地批驳了天赋观念说, 并系统地论证了经验论的原则; 紧接着, 莱布尼茨又站在唯心主义唯理论和维护天赋观念说的立场, 从“单子论”和“前定和谐”的观点出发, 写成本书, 以对话体的形式, 与洛克的《人类理智论》逐章逐节逐段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和多方面的讨论。本书对了解欧洲近代哲学史上这场斗争以及当时的科学和哲学都有重要意义。

图书分类号: B516.22



哥特弗利德·威廉·莱布尼茨
(1646—171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1月

译者序言 莱布尼茨及其 哲学简介

《人类理智新论》是莱布尼茨的一部主要著作。在这部书中，莱布尼茨站在唯心主义唯理论的立场，对洛克在《人类理智论》^①一书中所发挥和详细论证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反驳。在西欧近代哲学史上，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从哲学的基本问题来看，莱布尼茨的唯心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但其中也还包含着积极的内容。莱布尼茨不仅仅是一位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渊博的学者；他的哲学中也确实包含着相当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当他攻击洛克的认识论中的形而上学观点时，虽然是站在错误的唯心主义立场上，但往往也发挥了某些有辩证法意义的合理思想，不乏可供我们在批判形而上学观点时用作借鉴之处。因此，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作为一部西方古典哲学名著，在哲学史上自有其确定的地位。

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虽然主要是关于认识论的著作，但因内容所涉极为广泛，实无异莱布尼茨哲学的一部百科全书。

^① 该书中译本名为《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1959年商务印书馆版。

因此要了解莱布尼茨这书的内容，必须对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先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他的哲学体系，是他所处的十七世纪后半期到十八世纪初的德国以及整个西欧的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特殊的历史地位和阶级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并与他的个人生活经历有着密切联系。为此我们又有必要先简略回顾一下他所处时代的西欧特别是德国的历史状况，以及他个人的主要经历。

十七世纪的西欧，总的来看，正处在资本主义新制度开始在若干国家代替封建主义旧制度而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重要时期。40年代至8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历史从此开始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同时也是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的各种社会阶级和集团、各种政治力量进行着错综复杂的尖锐斗争的时代。西欧的各个国家，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而各自有其特殊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又并非各自孤立地发展而是彼此间有着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这就更增加了这种斗争的复杂性。我们将可看到，正是当时西欧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各种矛盾的复杂性，造成了莱布尼茨的全部思想和活动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进步的东西和反动的东西、精华和糟粕纷然杂陈的状况。

十七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最先进的国家是英国和荷兰。英国从40年代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起，经过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反复斗争，终于以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即以资产阶级与贵族的阶级妥协而结束了这个革命的全过程，资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英国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的道

路。在这场划时代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大革命运动的前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英国的科学文化和哲学也得到了光辉灿烂的发展，为人类历史提供了一批有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其中特别重要的如牛顿，以及波义耳、虎克等在自然科学方面，和培根、霍布斯、洛克等在唯物主义哲学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发生得比英国更早。远在十六世纪60年代，荷兰就已开始掀起了摆脱西班牙封建王室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和资产阶级革命风暴了，经过几十年的战争，终于在十七世纪初叶争得了独立，同时建立起了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虽然这场革命也远没有彻底铲除封建势力，资产阶级还有巩固新建立的政权、防止封建复辟的任务，但毕竟使荷兰成了“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①。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荷兰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居于前列，政治上是当时各国中相对说来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同时在文化上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著名的科学家惠更斯，最早进行了对微生物的观察的斯瓦默丹、雷汶胡克，自然法学派的著名代表、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胡果·格劳修斯，现实主义画派的大师伦勃朗等人都产生在这个时期的荷兰，而在哲学上则有对唯物主义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并对莱布尼茨的思想有过直接影响的斯宾诺莎。

十七世纪的法国，由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原因，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英国和荷兰落后了一步，资产阶级的力量虽有所发展，但还比较软弱，不足以提出革命的要求，可以说和封建势力处于势均力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820页。

敌、谁也不能战胜谁的状态。在这种条件下，专制王权就以表面上超乎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之上的姿态出现而大大发展起来。十七世纪上半期，路易十三的首相黎世留就已为强化专制王权奠定了基础，到了下半期路易十四统治的时代，王权达到了极盛，同时也取得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当时的法国，虽然就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来说不如英国和荷兰先进，但由于其军事和政治上的这种霸主地位，却使其首都巴黎成了欧洲政治和文化的一个中心，同时也使法语成了欧洲政治、外交和文化界最通行的语言。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巴黎不仅是各国科学、文化界著名人物荟萃之所，同时法国本身也出了许多有贡献、有影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如最早制造了计算机、并为概率论奠立基础的巴斯噶，代数学的奠基人韦达等等，而最值得注意的则是不仅在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作出过伟大贡献，并且在哲学上成为近代唯理论派的开创者和古典的二元论的创导者以及在“物理学”范围内的机械唯物主义者的笛卡尔，和笛卡尔派的哲学家马勒伯朗士与勒罗阿等人，以及以复兴伊壁鸠鲁的原子论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森狄。此外，在十七世纪末，有以怀疑为武器批判了神学和为之张目的形而上学，成为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并与莱布尼茨本人进行过反复辩难的比埃尔·培尔，也还有一批与莱布尼茨有过密切交往的神学家如鲍修爱，阿尔诺等人。

意大利虽是资本主义关系最早形成的地方，也是“文艺复兴”的策源地，但后来由于新航路的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向大西洋沿岸的英国、荷兰等国转移，意大利的经济发展相对地落后了，政治上也远未能成为统一的独立国家，许多地方长期为欧洲其他

国家的封建王室所分割、占领、统治。不过,意大利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文化的发祥地,不仅产生过一大批“人文主义者”,而且在十六、十七世纪也还产生了象康帕内拉、布鲁诺这样英勇地为真理而献身的战士和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伽利略这样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道路和奠定基础的伟大科学家。

德国虽然早在中世纪末期也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和相当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而且正是在德国进行了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封建的第一次大起义,即以路德和闵采尔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农民战争。但其经济发展,到了十六世纪后期,本来因新航路开辟后商路的转移,也和意大利一样日渐低落而比英国、荷兰乃至法国都大大落后了。再加上这次宗教改革运动,由于以路德为代表的市民阶级的不坚决和背叛,最后转过来和封建势力一起镇压农民起义,实际上使这次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完全失败了。运动的结果虽然产生了一个路德教的教派,但其实无非是使一部分封建诸侯利用这一新教教派的名义来摆脱天主教会的控制,没收天主教会的部分财产而加强自己的势力,反而强化了在各自领地内的封建统治而使广大农民重新沦为农奴。同时,由于宗教改革的结果又形成了信奉新教的诸侯和仍旧信奉天主教的诸侯之间的对立。在十七世纪初,就先后成立了“新教同盟”和“天主教同盟”这样两个对立的营垒,每个营垒内部,也还有不同派系的斗争。这种德国封建诸侯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又受到了外国的利用和干涉,终于在1618年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三十年战争”,直到1648年订立了“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才告结束。这是欧洲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瑞典、丹麦、英、法、荷兰、西

班牙等许多国家都参加进去了，又和德国内部各派诸侯之间以及诸侯与皇帝之间的混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又旷日持久的混战局面。这场战争主要都是在德国境内进行的，这就给德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得原来已经落后的经济更大大地落后了。恩格斯在谈到当时德国的状况时写道：“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①当时虽然名义上有一个“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但皇帝除了其直属的奥地利及捷克等部分地区外，对德国境内其他诸邦从来未能行使有效的统治权。“三十年战争”之后，皇帝建立统一帝国的希望完全破灭，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更承认帝国诸侯有独立的外交权力，这就使这种分裂局面更进一步固定下来。当时的“德意志”实际上无非是个地理名词，境内有三百多个邦，此外还有许多不属任何邦国的城市以及近千个骑士领地。这些邦、城市和骑士领地都是各自独立而不相统属的。这种极端分散的封建割据局面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得当时德国实际上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所谓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其实无非是分散在各邦为诸侯宫廷、官府、贵族和军队的需要服务而经营一些小规模工商业的市民而已，充其量只是依附于封建王室或诸侯的一些分散的狭隘的地方小集团。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力量既极端软弱，政治上也只能仰承封建诸侯和贵族的鼻息，完全提不出什么革命的要求，相反地只能向封建势力奴颜婢膝地阿谀逢迎。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历史

^① 《马尔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366页。

条件下，是不可能产生具有革命意义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这就是决定作为这一时期德国资产阶级思想代表的莱布尼茨，在哲学上仍只能是个唯心主义者的主要原因。

哥特弗利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年)恰恰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前二年，出生在来比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来比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在他年仅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幼年虽接受了虔信宗教的母亲的教育，但在他未读完大学以前母亲也去世了。他父亲留下了丰富的藏书，使莱布尼茨从小就接触到了许多古典作家的作品，相当熟悉古希腊罗马的思想文化。他十五岁时进入了来比锡大学，虽然学的是法律，但同时又读了许多近代哲学家和科学家如培根、康帕内拉、刻卜勒、伽利略以及笛卡尔等人的著作。他在大学时第一个对他有影响的老师是一位精通古典和经院哲学的教授雅可布·托马修斯，因此他也接受了传统的经院哲学的训练。在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即他的毕业论文《论个体性原则》中，就可看出这种经院哲学教育对他思想的明显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他是维护唯名论观点的。虽然在这个时期他由于读了许多近代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作品，一度为机械唯物主义和原子论的观点所吸引，但早在他15岁时就本已考虑过是否应当把经院哲学中的“实体的形式”保留下来，果然不久他就感到那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有许多缺点而加以抛弃，回到与经院哲学相通的唯心主义路线上去了。这诚然有他个人思想上的原因，但归根到底是由于当时德国资产阶级那种必须仰承封建势力鼻息的软弱地位，使他不能接受有革命意义的唯物主义而只能宣扬封建统治阶级可以接受和需要的唯心主义。1666年，来比锡大学显

然因莱布尼茨还过于年轻而拒绝给他法学博士的学位，但邻近的另一个大学即阿尔特道夫大学却接受了他的论文，给了他博士学位，并要聘他为教授，而他却另有打算，没有接受这个职位，并从此离开了来比锡。

离开来比锡之后，莱布尼茨经人介绍到美因茨大主教手下工作，开始成为一位外交官。这位大主教，也是一位选帝侯，深感教派之间的斗争引起了“三十年战争”，不仅弄得满目疮痍，国土残破，而且也危及自己的统治。因此为了免蹈覆辙，竭力想使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取得和解，重新统一起来。这种新旧教之间和解的谈判本来已在进行，莱布尼茨也就参加了这一活动，并且以后一生都以各种方式不断地进行了这一徒劳的工作。为此目的他特别研究了关于面包和酒转化为耶稣的血肉这种基督教教义，这涉及所谓实体转化的问题，而他认为笛卡尔派关于物质实体的本性就在于纯广延的学说不论与天主教或路德教的教义都是不可调和的，因此竭力想来找出一种新的关于实体的理论，要使新旧教双方都能接受，以便作为调和新旧教的哲学理论基础。这也是促使他抛弃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实体观点而另创立那种唯心主义的实体学说即关于“单子”的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其实这种企图使双方都能接受的理论只能是使双方都加以拒绝。莱布尼茨的这种努力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美因茨的大主教除了怕教派纷争危及自己的统治之外，还非常害怕当时成为欧洲大陆霸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军事威胁。莱布尼茨为之出谋划策，企图去说服这位国王当向异教的埃及进军而不要来进攻同样信基督教的德意志。在这位大主教的赞同下

莱布尼茨果然于 1672 年到了巴黎,想去游说法国国王。他的计划未被采纳,当时也不为人所知。据说后来拿破仑出征埃及失败后,于 1803 年占领汉诺威时,才发现了这一计划。莱布尼茨去巴黎的本来目的虽未达到,但他因此在巴黎留居了四年,对他一生的思想和事业却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如上所说,巴黎本是当时欧洲一个文化中心,尤其是在哲学和数学方面,可说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莱布尼茨在这里遇到了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例如惠更斯,马勒伯朗士,以及阿尔诺等人。他本来主要想从事于法律和历史的研究,正是和惠更斯的交往,使他又转而研究高等数学,并促使他终于在 1675—1676 年间发明了微积分,当时他称为“无穷小算法”。牛顿早于莱布尼茨已对这问题作出了成绩,但并未发表,莱布尼茨在发明微积分时并不知道牛顿的工作。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的著作发表于 1684 年,而牛顿的则发表于 1687 年,或认为还更迟到 1693 年。为此引起的一场关于发明权的争论是科学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但现在已可肯定微积分是莱布尼茨和牛顿各自独立地发明的,没有根据可以说是谁剽窃了谁。在巴黎期间,莱布尼茨还发明了一具能作加、减、乘、除和开方的计算机,比巴斯噶的仅能作加减的计算机前进了一大步。他这个时期和马勒伯朗士的交往对于他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笛卡尔及其学派的哲学,以及对于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显然有重大影响。他和阿尔诺的结识以及后来长期的通信,对他思想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阿尔诺是一位冉森派的神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和哲学家,是著名的《王港逻辑》一书的作者之一。罗素认为莱布尼茨正是在与阿尔诺的通信中讲了一套与他公开宣扬的哲学不同的“好”的哲

学，而由于遭到阿尔诺的反对，就把他的这另一套哲学秘而不宣了。^①且不管这看法对不对，阿尔诺对莱布尼茨思想的影响总是不能否认的。留居巴黎这段时期在莱布尼茨思想和学术事业的发展上的重要性，并不仅仅限于他和某些著名人士的交往，而在于他的思想和活动从此超出了当时处于极端落后状态的“德意志”的狭隘界限，投身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学术文化活动之中去了。例如他虽被有些人看作“德国哲学之父”，但他用德文写作的作品在他全部著作中却只占很小的比例，他的大部分著作除了用拉丁文写的之外，更多的部分，包括这部《人类理智新论》和他生前发表的唯一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神正论》以及许多重要的短篇作品在内，都是用法文写的。这正表明他要向国际学术界发言，因此要用当时国际上比较最通行的文字。

就在留居巴黎期间，他于1673年初又曾短期访问了英国。在伦敦他又结识了著名科学家波义耳，和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奥尔登堡，这对促进他的数学研究也起了重要作用。他本来早就曾写信给霍布斯，表示对他的哲学的赞赏和钦佩，这时也曾想去访问霍布斯，但因霍布斯当时已过于年迈而神志不清，故未得见面。

由于美因茨的大主教已于1673年逝世，莱布尼茨想另谋一外交官职位未成，终于在1676年接受了汉诺威的不伦瑞克公爵的王家图书馆长的职位，并从此以它为终身的正式职务。在他离开巴黎去汉诺威就职途中，他又特地经过荷兰去访问了斯宾诺莎。据说他在海牙可能和斯宾诺莎相处了约一个月，经常在一起谈论，并

^① 参阅罗素：《莱布尼茨哲学述评》（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伦敦，1958年版）第二版序言等处，以及他的《西方哲学史》下卷第十一章。

且在他的坚持要求下，斯宾诺莎给他看了自己未发表的《伦理学》一书的手稿。由于斯宾诺莎被看作大不敬的无神论者而受到教会当局和反动势力的攻讦，莱布尼茨后来力图掩饰他和斯宾诺莎的密切关系，说和他仅见过一面，听他讲了些政治逸闻，竭力缩小乃至否认自己所受斯宾诺莎思想的影响，甚至也参与对斯宾诺莎的攻击。这也鲜明地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乃至向封建势力妥协投降的反动性在莱布尼茨思想上打上的烙印。实际上斯宾诺莎对莱布尼茨哲学的重大影响是他自己所抹煞不了的。

到汉诺威定居以后，莱布尼茨又继续和许多人通信，从事于重新使天主教与新教联合起来的的活动，结果都失败了。就这个问题和他通信的人之中最重要的是法国的鲍修埃主教，和他的通信断断续续地进行了25年之久。鲍修埃一心想使莱布尼茨皈依天主教，但莱布尼茨毕竟是一位科学家，不愿使教会的束缚影响他研究科学的自由而未使鲍修埃如愿。担任不伦瑞克的图书馆长之后，他又受聘为不伦瑞克编修历史，为了弄清不伦瑞克公族与意大利的一个古老贵族家族艾思特家族的亲缘关系，他又曾于1689年短期出游意大利。在此期间又有人想劝他皈依天主教，并为此要任命他为梵蒂冈教廷的图书馆长，和许以其他可望更加飞黄腾达的高位。但莱布尼茨毕竟不想给自己套上天主教会的枷锁而未答应。据说当他参观罗马曾成为早期受迫害的基督教徒避难处的墓窖时，带回了一小块染有当初殉教者的血迹的玻璃，为的是想来对它作一番化验！这件逸事也很可以使我们看到，莱布尼茨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还是远超过他作为替宗教张目的卫道士。尽管他竭力想用他的哲学来为重新统一基督教的事业服务，为之

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基础,但他本人一生并不进教堂,甚至死时也并无一个教士在场,而教士和其他的人们甚至给了他一个绰号,称之为 Lövenix(下德意志方言,意即“什么也不信的人”)。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观点的反复转变,莱布尼茨终于在 1686 年前后确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主要原则。从此以后他的基本思想就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只是以各种方式就各个方面对它作了阐述和发挥。他最终确定的主要哲学观点也许最早在 1686—1690 年与阿尔诺的通信中已经提出来了,但这些通信是到 1846 年才由后人全部发表的,当时并不为人所知。学术界最初知道莱布尼茨的哲学观点,主要是通过他 1695 年在来比锡的《学报》(Acta Eruditorum)上发表的一篇拉丁文的动力学论文(Specimen Dynamicum)和法文的《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上发表的《新系统》一文。此后,莱布尼茨也并没有写一部系统的大部头著作,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全面地加以阐述,而往往只是在与别人的通信中,对别人的著作或哲学观点的评论中,对别人的反对意见的答复或解释中,来论述或发挥自己对某个问题或某一方面的问题的见解。例如这部《人类理智新论》,就是通过对洛克的《人类理智论》的评论,来发挥他自己的观点的。洛克的《人类理智论》最早发表于 1690 年,接着曾多次再版。莱布尼茨读到这书以后,随手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了一些评论。这些评论的一部分曾通过一位朋友之手转给了洛克。洛克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对莱布尼茨的意见表示了轻视,并不屑置答。1700 年,出版了《人类理智论》的法译本,这是科斯特(Pierre Coste)根据洛克作了增补的第四版翻译的。莱布尼茨对英文不如法文精通,有了这法译本后才对这书又

作了更深入钻研。他首先对洛克作了重要增补的两章,即“论观念的联合”的第二卷第三十三章和“论狂信”的第四卷第十九章,作了一个摘要和简评,发表在《每月文摘》(Monatliche Auszug)上。接着就着手来写这部《新论》。为了论辩的方便以及免使读者不断去翻阅洛克原书计,他采取了两个朋友对话的方式,一个代表洛克,一个代表他自己。这样断断续续地写了好几年,大约在1704年才把初稿写完。他先把稿子给一位法国朋友去作文字上的润色,又由于在1706年他和科斯特通了信,科斯特告诉他说洛克的原书译本还要有重大的修改,劝他等知道了这些修改之处后再发表,这样就把这书的发表拖延下来了。同时,洛克又已于1704年去世了,莱布尼茨觉得很不愿意发表一部反驳一位已去世的作者的著作,而想另写一部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思想的书。这样,这部《新论》就被搁置下来,生前一直未发表。虽然内容基本上已是完整的,但形式上则是一部未经最后审订润色的手稿。直到莱布尼茨逝世后约五十年,即1765年,拉斯普(Raspe)在编纂出版莱布尼茨的拉丁文和法文哲学著作集时,才首次把这部书公开发表。拉斯普是根据经法国人润色过的稿子发表的,以后埃德曼(Erdmann)编的莱布尼茨哲学著作集也是根据拉斯普的版本,而格尔哈特编的七卷本《莱布尼茨哲学著作集》则是重新根据莱布尼茨原来的手稿发表,而未考虑法国人的修改。这就是两种版本有某些不同的原因。但这主要只涉及第一卷的前面部分,后面的绝大部分并无重要区别。

除了这部《人类理智新论》之外,莱布尼茨所写的另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就是1710年发表的《神正论》。这是他生前发表的唯一一部大部头著作。《神正论》实际上也是与人论战性质的作品,

主要是针对着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培尔的论难来维护自己调和信仰与理性以及所谓“乐观主义”的主张的，同时也借此发挥了自己的哲学的主要原则。这书也是作为莱布尼茨与普鲁士的苏菲·夏洛蒂王后谈话的结果，在这位王后的怂恿下写成的。莱布尼茨生前已成为一位学术界的名人，经常与欧洲许多国家的王公后妃及显贵们交往，他的另一些哲学著作也是为王公后妃们写的。例如，一般认为他的《单子论》一文，就是应萨瓦亲王欧根(Eugene)之请而写的自己哲学体系的纲要，但格尔哈特认为他给欧根亲王写的是《自然与神恩的原则》一文而不是《单子论》。不管怎样，两者都是他逝世前不久于1714年写的概括自己的主要哲学观点的作品，内容基本相似，只是《单子论》较完备些。莱布尼茨的许多重要思想，又多在和别人的通信中表达。其中比较最重要的，如和著名数学家让·贝尔努依先后经二十余年(1694—1716)的通信，主要讨论数学和物理学以及它们和形而上学的联系问题；和德·鲍斯经十年(1706—1716)的通信，主要讨论他的实体学说与基督教的圣体转化的教义相结合的可能性问题；和布尔盖的通信(1614—1616)，讨论他的主要哲学观点和生物学的某些关系问题；以及和克拉克的通信(1714—1716)，主要讨论关于空间和时间问题，也是他和牛顿物理学的主要分歧问题，等等。

莱布尼茨的学术活动，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哲学和数学之外，在其他许多学科上都曾作出重大贡献。他在大学里本来学法律，在法学上有许多论著；在史学上，他编纂了不仑瑞克家族的历史；在逻辑学上，是他首先提出了充足理由律，作为传统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之外的另一条基本思想律；更重要的是他关于数理逻辑

问题的研究,罗素认为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果当初就发表,“他就会成为数理逻辑的始祖,而这门科学也就比实际上提早一个半世纪问世”^①;在物理学上,他对牛顿派和笛卡尔派的物理学观点都提出过有重要意义的批评或异议,例如他既不同意牛顿派关于“绝对空间”的观点,也批判了笛卡尔派关于物质的本性就在于广延性的观点,同时针对着笛卡尔关于运动量守恒的观点,论证了在自然中保持不变的不是运动量而是力的量,以 $mv^2=c$ (质量与速度的平方的积是一个常数)的公式,补正了笛卡尔的 $mv=c$ (质量与速度的积是一个常数)的公式;甚至在技术科学上,莱布尼茨也对哈茨山的开矿事业做出过贡献,并为此研究了地质学而写了论著。此外如对于医学,比较语言学,图书分类学或目录学以及其他许多门科学,莱布尼茨都作过研究,有自己的见解和或多或少的贡献。总之他是历史上少数几个最博学的人之一,普鲁士的腓特烈“大王”甚至曾说莱布尼茨“本人就是一所科学院”。莱布尼茨不仅自己研究了各门科学,而且非常热心于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在柏林建立起了科学院,他本人也在1700年被任命为柏林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他也为了在全欧洲推广和发展科学事业,曾先后向波兰的国王、俄国的沙皇彼得一世、奥国的皇帝建议,在德累斯顿、圣彼得堡、维也纳都建立起科学院。只是当时欧洲还充满了战争动乱,这些封建帝王们忙于争权夺利,并无心发展科学事业,莱布尼茨的这些努力也都失败了。据说莱布尼茨也曾给我国清朝的康熙皇帝写信,建议在北京也创设一所科学院,这愿望当然也未能实现。莱布尼茨的这些努力虽大都只是徒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1976商务版,下卷119页。

劳,但他这种热心科学事业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由于最初任命莱布尼茨为王家图书馆长的不伦瑞克公爵及其继承者都先后去世,新接任的公爵就是后来成为英国国王的乔治一世,对莱布尼茨似乎素无好感,当他接任英王的时候,就并未把莱布尼茨带往英国而仍让他留在汉诺威。据说这主要也是因为莱布尼茨与牛顿为微积分的发明权等问题的争执,使英国人不喜欢莱布尼茨的缘故。不管怎样,莱布尼茨的暮年似乎颇不得意,1716年9月14日就在汉诺威冷落地去世了。

从上述西欧和德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莱布尼茨个人的一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出莱布尼茨为什么会一方面宣扬落后乃至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在科学上有卓越成就,并在其总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着某些合理的、进步的因素。这种复杂的、矛盾的状况,并不是偶然的。他本来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接触到反映当时西欧较先进国家资产阶级利益的唯物主义哲学如霍布斯以及伽森狄、笛卡尔等人的思想,并表示曾为它所吸引。但他终于放弃了唯物主义而转向唯心主义,这决不能以他个人的“一念之差”或仅用思想方法上的错误或片面性来解释,而应看到正是他所代表的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地位和向封建势力屈膝投降乃至讨好献媚的政治需要决定了他不得不如此。如前所述,他自己就曾明白表示他之所以不能接受例如笛卡尔的关于物质实体的观点,要另外提出一种关于实体的学说,是为了给重新统一基督教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基础。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是一种为宗教教义提供新的理论基础的反动的僧侣主义,是为资产阶级迎合封建势力的需要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对于他的哲学的这一主导方面必须给予彻

底的批判。但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毕竟还是一个新兴的阶级，虽然由于自身力量的软弱而不得不向封建势力妥协投降，但终究还是有求得自身的发展的愿望，并且不能不对其他较先进国家资产阶级的地位特别是其所创造的新的科学文化有所向往。这就是在莱布尼茨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又包含有一些有进步意义的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因素，以及在科学上能做出积极贡献的主要原因。我们从上述莱布尼茨的一生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与当时整个西欧的几乎所有最主要、最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有直接间接的联系，而他不仅十分勤奋好学，又十分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和成就，并加以综合、提高，从而作出自己创造性的贡献。他的科学成就，并不仅仅是德国一国的产物，而是当时整个欧洲在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所取得的科学成果的结集，是那一时代整个科学水平的反映。科学技术历来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不应该也不可能受人为的国界的限制。产生在经济、政治状况都十分落后的德国的莱布尼茨，在科学上却可以达到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水平，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在考察莱布尼茨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时，之所以不能限于德国一国，而要看到当时西欧其他主要国家的社会状况，以及在那些国家里产生的主要哲学家和科学家对莱布尼茨的影响，道理也就在这里。

应该指出，莱布尼茨因为以他的勤奋和卓越的才能对人类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也因为他的哲学思想中还是包含有可贵的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不仅得到历来进步思想家的推崇，也得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高度评价。例如狄德罗在为他自己主编的《百科全书》撰写的“莱布尼茨主义”一条中就写道：“当一个人考

虑到自己并把自己的才能和一位莱布尼茨的才能来作比较时，就会弄到恨不得把书都丢了，去找个世界上极偏僻的角落躲藏起来以便安静地死去。这个人的心灵是混乱的大敌：最错综复杂的事物一进入他的心灵就弄得秩序井然。他把两种几乎彼此不相容的品质结合在一起了，这就是探索发现的精神和讲求条理方法的精神；而他借以积累起最广泛的各种不同种类知识的最坚毅又最五花八门的研究，既没有削弱这一种品质，也没有削弱另一种品质。就哲学家和数学家这两个词所能具有的最充分的意义来说，他是一位哲学家和一位数学家。”^①而马克思在1870年5月1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也曾说：“你知道，我是佩服莱布尼茨的。”^②当然，这不是说对莱布尼茨该无批判地全盘肯定。对其哲学中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面，从他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如培尔等人，到伏尔泰以及包括狄德罗本人在内的“百科全书派”唯物主义者，都是一再加以批判、否定、乃至嘲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此更是作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总之，不能因为莱布尼茨是个唯心主义者就抹煞他哲学中的合理因素，特别不能抹煞他在科学上的伟大贡献；同时也不能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就忽视对他哲学上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应该对他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作出恰当的评价和阶级的、历史的分析。

二

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通常被称为“单子论”，他自己也常称之

^① 见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莱布尼茨主义”条；又见 Assézat 主编《狄德罗全集》第十五卷，第4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2卷489页。

为“前定和谐系统”。这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是在和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较先进国家新兴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主义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他最初发表他已趋成熟的哲学观点的《新系统》一文中，他概述了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表明他在少年时代本来接受了经院哲学中所讲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后来读了近代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一度为他们那种“机械地解释自然的美妙方式”所吸引，就摒弃了经院哲学那种用“形式”或“功能”等实际上什么也不能说明的东西来解释自然的方法，而相信了“原子”和“虚空”，也就是为伽桑狄所复活了的伊壁鸠鲁的“原子论”观点。可是当他作了进一步思考之后，发现这种观点有许多缺点和困难，因此就又抛弃了这种观点而想到要把当时已身价大落的“实体的形式”重新召回，不过要给以新的解释。这无异于表明他又放弃了唯物主义而回到了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路线，不过不是简单地回到原封不动的旧观点，而是要给予旧观点某种改造以适应新的需要。

莱布尼茨之所以要抛弃唯物主义而仍旧转向唯心主义，诚然是当时十分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妥协投降的政治需要所决定的，但就理论上来说，也确实是由于他看到了当时那种唯物主义的机械论的局限性，看到了那种机械论的自然观，特别是关于物质实体的观点所陷入的矛盾困境和难以自圆其说。

照莱布尼茨看来，当时那种机械论的物质观，首先就陷入了所谓“连续性”与“不可分的点”的矛盾。在他的《神正论》一书的序言中，他写道：“我们的理性常常陷入两个著名的迷宫：一个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大问题，特别是关于恶的产生和起源的问题；另一个问

题在于有关连续性和看来是它的要素的不可分的点的争论，而这问题牵涉到对于无限性的考虑。前一个问题烦扰着几乎整个人类，而后一个问题则只是得到哲学家们的注意。”^①前一个问题是他在《神正论》中企图解决的，这里撇开不谈，后一个问题则正是他作为哲学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莱布尼茨认为，在当时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中，如伽森狄等原子论者和另一些科学家，肯定万物是由不可再分的原子或微粒构成，就是只肯定了万物都是一些“不可分的点”的堆集，而否定了真正的“连续性”；反之如笛卡尔及其学派乃至斯宾诺莎，则只是肯定了“连续性”而否定了“不可分的点”，因为如笛卡尔既肯定物质的唯一本质属性就是广延，有广延就有物质，从而否定了“虚空”，也否定了为“虚空”所隔开的“原子”即“不可分的点”。这样，这些哲学家们在“连续性”和“不可分的点”这个问题上就各执片面而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这个问题，实质上与“全体”与“部分”或“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密切相联，甚至就是同一个问题。凡是肯定“连续性”而否定“不可分的点”的哲学家，也就肯定“全体”或“一般”，而否定了“部分”或“个别”的实在性；肯定“不可分的点”而否定“连续性”的哲学家则与此相反。可是，在莱布尼茨看来，“连续性”的规律是宇宙间的一条基本规律，是不能否定的；同时，万物既是复合的，就必须是由一些真正的“单位”或“单元”构成，否则就不成其为复合物，因此作为真正的“单元”的“不可分的点”也是不能否认的。必须把两者结合起

^① 见 *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von G. W. Leibniz*, herausgegeben von C. J. Gerhardt, Berlin, 1875—90 (以下简称 G 本) 6 卷, 29 页; *God. Guil. Leibnitii opera philosophica quae extant latina, gallica, germanica omnia*, ed. J. E. Erdmann, Berlin, 1840 (以下简称 E 本), 第 470 页 a.

来。但是,当时的机械唯物主义者都只是就广延性、就量的规定性着眼来看物质的本性,就始终无法把两者真正结合起来而陷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

其次,照莱布尼茨看来,那种唯物主义的原子论的观点,虽似乎肯定了“不可分的点”,但那种原子既是物质的,就必须有广延,而凡是有广延的东西,总是无限可分的;广延就意味着“重复”,“重复”的东西就不是“单纯”的,不是不可再分的东西,不是事物的最后的“单元”。或认为原子的不可分是在于它的坚硬,但坚硬性也总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有绝对坚硬到永远不可分割的东西。因此,如果说“原子”照希腊文的原意就是“不可分”的意思,则“物质的原子”在莱布尼茨看来就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这也就是他虽一度认为“原子”与“虚空”的学说最能满足想象而加以接受,但经过深思熟虑后又觉得不能成立而加以抛弃的主要理由。

再次,莱布尼茨认为,当时的唯物主义物质观,不论是肯定“连续性”或肯定“不可分的点”的,既都只从广延着眼,就无法说明事物的运动变化。因为广延本身不能成为运动的原因,那种机械的物质观就都只能把物质本身看作不能自己运动的东西,运动是从外加到物质中去的。而照莱布尼茨看来,完全只是被动而不能自己运动的东西,是和“实体”的观念不合的。因为“实体”意味着自身独立存在而不受他物决定的东西,它的运动变化也应该出于自身的原因而不受他物的决定。物质既是完全被动的,也就是受他物决定的,因此照莱布尼茨看来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实体,“物质实体”这个概念也是自相矛盾而不能成立的。

就是针对着所看到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这些缺陷和矛盾,

莱布尼茨提出了他自己的一套观点,企图来弥补这些缺陷,克服这些矛盾。

首先,针对着“物质的原子”不可能是原则上不可分的这一缺陷,他提出了一种真正不可分的“单元”即“单子”的学说来与之相对立。在他看来,既有复合物存在,就必须有组成复合物的“单纯”实体。所谓“单纯”,就是没有部分的意思。只有不包含部分的单纯实体,才能成为构成复合物的真正“单位”或“单元”。而物质的原子既具有广延性,就必包含有部分。因此这种真正的“单元”必须根本不具广延性。但不具广延性的东西也就不可能是物质,因此构成事物的最后单位只能是精神性的东西,这就是他所说的“单子”。莱布尼茨认为,“数学的点”是真正不可分的,但这种点只是抽象思维的产物而并不是实在存在的东西;而物质的原子作为“物理学的点”虽是实在的,却不是真正不可分的;只有这种“单子”才是既真正不可分又是实在存在的,他也称之为“形而上学的点”。因此这种“单子”似乎既与数学上的点和物质的原子都根本不同而又同时兼有两者的某些特性。莱布尼茨最初也把他所设想的这种“单纯”的实体叫做“实体的原子”,或者就用经院哲学的名词称之为“实体的形式”等等,只是到后来才称之为“单子”。它在一定意义下也可以说就是精神化了的原子,这种“单子论”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原子论。唯物的原子论者认为万物都是由物质的原子构成的,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则认为万物都是由精神性的单子构成的。单子既是精神性的东西,莱布尼茨也就把它比之于一种“灵魂”。因此列宁指出:“单子=特种的灵魂。莱布尼茨=唯心主义者。而物质是灵魂的异在或是一种用世俗的、肉体的联系把

单子粘在一起的浆糊。”^①物质,在莱布尼茨那里,有“初级物质”和“次级物质”之分。所谓“初级物质”,是抽象地就赤裸裸的物质本身来看,就是具有某种广延性即占据一定空间,同时具有某种抵抗他物进入其所占位置的不可入性的东西,在他看来只是一种纯粹被动的东西,可以说只是一种赤裸裸的被动性。而所谓“次级物质”,则是指由单子所构成的事物对感觉或想象所呈现的某种现象,只是抽象地被看作一种暂时的堆集的某种单子之间的关系。总之,只有精神性的单子才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东西,是真正的“实体”,而“物质”则只是某种纯粹的被动性或某种对混乱知觉所呈现的现象,而不是“实体”。虽然莱布尼茨有时也谈到“物质实体”,这在他看来就好比哥白尼也可以谈到太阳的运转或日出日落一样,只是随俗的说法,不是指严格意义而言的。诚然,他也说到“次级物质”作为一种现象,和纯粹的幻觉或梦境之类不同而是“有良好根据的现象”,但它终究只是“现象”而不是真正的“实体”。这样,莱布尼茨就由于当时机械唯物主义者的物质实体观念的某种局限性而把物质实体本身否定掉,并转向彻底唯心主义的实体观了。

从这种精神性的实体“单子”是真正不可分的,即没有部分的这一点出发,莱布尼茨就演绎出了单子的一系列特性:

第一,由于单子是没有任何部分的,它就不能以自然的方式通过各部分的合成而产生,也不能以自然方式通过各部分的分解而消灭,它的产生和消灭都只能是由于上帝的创造和毁灭,即由于“奇迹”^②。这实际上等于说自有世界以来,单子都是不生不灭,永恒

^① 列宁:《哲学笔记》,第430页。

^② 参阅《单子论》§3—§6,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1976商务版,第483页。

存在的。莱布尼茨也从这里很自然地引申出了“灵魂不死”的教义,甚至肯定一切生物都是并无真正的生死的,而只有与灵魂相联系的机体的展开或缩小。^①

第二,由于单子没有部分,也就不能设想有什么东西可以进入其内部来造成变化,“单子没有可供事物出入的窗子”,“不论实体或偶性,都不能从外面进入一个单子”。^②这样,单子就是一个彻底孤立的東西,各单子之间不能有真正的相互作用或相互影响。

第三,由于单子没有部分,实际上不具有广延性,没有量的规定性,彼此之间也就没有量的差别。这样,每个单子就必须各自具有不同的质,否则事物之间就不能有任何区别了。由此也就引申出:世间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与任何其他事物有某种不同的,甚至普天之下也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莱布尼茨明确肯定世上没有两个不可识别的个体,他把这叫做“不可识别者的同一性”,这也是他的一个著名论点。^③

第四,由于单子没有部分,“没有可供事物出入的窗子”,就不能由外来的原因造成其变化发展;而莱布尼茨肯定“一切造物都是有变化的,因而创造出来的单子也是有变化的”,既然变化的原因不能来自单子之外,就只能来自单子内部,因此“单子的自然变化是从一个内在的原则而来”。^④

其次,针对着当时机械唯物主义者把物质实体的本性看作仅

① 参阅《新系统》,G本第4卷,第480页以下等处。

② 《单子论》§7。

③ 《单子论》§8,§9;并参阅本书第二卷第27章§3.(第234页),及“给克拉克的第四封信”(见G本第7卷372页;E本755页b,756页a)。

④ 《单子论》§10,§11。